## 

## 败露

众人回到客栈后,虽然没有及时交流内心想法,但从每个人凝重的神色和惊慌的眼神来看,似乎对于白天打探到的消息,所有人都表现出一种难以置信的神情面貌.像是无形之中被人设计了一样,不觉内心变得十分忐忑不安.这时,小景轻轻推门走进屋内,元仲辛警觉的向屋外看了一眼后还未等开口,小景便迎过所有的的目光说道:”玉儿已经睡了.”,听到小景的回话后,屋内紧张的放佛气氛缓和了几分,王宽见小景神色不安后自顾上前一步并抚摸着小景的侧脸安慰道:”小景,这几天委屈你了.”,小景抬起头深情看了王宽一眼后回答道:”没事儿的,王大哥.”.见两人如此情意缱绻,韦衙内心中不免有些躁动起来,握起拳头向掌心捶了下说道:”咳,都什么时候了,还在男欢女爱,快想想以后怎么办吧!”,虽然韦衙内言语有些偏激,但王宽心里上并没有十分在意而是对着韦衙内付之一笑后,便把目光投向了一旁端坐的元仲辛.众人期待之余,元仲辛却一反刚才紧张的神态镇定自若般对着众人露齿一笑.小景对着元仲辛眨了眨眼睛不解的问道:”元大哥,你是不是有什么主意了?”,元仲辛目光扫过众人后只是轻描淡写的回了一句:”哦,没有.”,说完就自顾拿起桌上的酒杯放在手中把玩起来,见到元仲辛如此怠慢的态度,韦衙内心中更是忿然不平但转念之间脸上却多了些得意的神色说道:”你们个个都没有主意,那就让本衙内自立斋长,替大家想好下一步的计划!”,说到这里,衙内环顾四周见众人没做出反应,就提高了嗓音继续说道:”明天本衙内就带着众人,密探中月茶楼找到茶楼老板问出米擒牧北的下落!”,韦衙内如行云流水般把话说完后,本以为这是精明之举,但没想到身边却无一人随之附和,只有一边负手而立的王宽上前一步拍了拍衙内的肩膀平淡的说:”衙内,你自立斋长之事,我并不反对,但没有弄清真相之前,切记不要鲁莽.”,衙内想法被王宽否定后心中不悦,甚至还误以为王宽对他心存偏见,情急之下对着众人喊道:”本衙内做事从来都是当机立断,你们不随我去茶楼查探,那本衙内明天就自己去!哼!”,说完衙内不顾众人眼光摔门而出,这时薛映见衙内如此焦躁,刚想出去去追,但被王宽拦了下来并随口说道:”让他自己冷静冷静吧.”

是夜,月光如流水一般倾泻而至,为脚下光洁的路面镀上一层银辉,透过夜空中薄薄的雾霭,后院内几株不知名的参差古树静静摇曳起来,在院落的最深处洒下斑驳的阴影,于静谧的夜色中,一个男子正站在回廊尽头对着夜空喃喃自语,在皎洁月光衬托下,他像是一个迷了路的孩子般身影显得十分落寞和无助.薛映从回廊处一路寻来,见到韦衙内后先是暗自叹息一声,然后轻轻的的走上前去想要试图安慰几句,但刚一来到韦衙内的身边,竟不知如何开口,只能呆呆的望着韦衙内的侧脸沉默以对.一朵阴云掠过天际,让两个人的视线变得若明若暗.沉默之余,薛映望了一眼天空后忍不住的问道:”衙内,你还在生王宽的气吗?”,听到薛映的问话后,韦衙内转过头面向身边的薛映释然一笑:”没有,我只是在想我爹,今天是七月初九,正是他的生日,也不知道在边疆流放的日子里他是否过的安好..”,薛映听到韦衙内的回答后,脸上不免多出几分轻慰的神色,但随后想到今天是韦太尉的生日,内心不禁赞叹起来说道:”衙内,相信韦大人,一身正气,大宋百姓肯定会对此铭记,只不过...”,还未等薛映说完,韦衙内突然打断他的话叹息一声:”哎..只不过,在宋人心里,他一直是叛国之臣...”说着韦衙内突然神色哀伤起来,薛映见韦衙内神色哀伤就靠前一步轻声安慰道:”衙内,弓弩图之事尚未澄清,只有等到夏国覆灭后,我相信大宋皇帝肯定会还韦大人一个公道!”,韦衙内见到薛映神色如此坚定,就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感叹道:”是啊,弓弩图之事一直是蒙蔽夏国的一个计策,等到夏国因计失败后我一定会在大宋的百姓面前为我爹正名!”,说完,两人相互对视一眼后,便把目光投向更远处的天空...而就在此时,谁也没有察觉到,一个潜藏在古树后的身影,竟将两人的对话偷听下来,然后在黑夜深处用震惊的眼神向着月光底下两人的背影凝望许久后,便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...